



台東縣台東市 ▼

回首來時路

台東縣排灣族教師的教學生涯

来た道を振り返る 台東県ハイワン族教師の教育人生

Looking to the Road Having Been Taken: The Teaching Life of a
Payuan Teacher in Taitung County

文・圖——Iusapayang zinuwai 松淑惠 (台東縣金峰鄉介達國小教師)

師院 畢業之後，懷著滿腔熱血，因為是原住民保送生，所以如願分發到屏東縣來義鄉的南和國小，展開我最難忘、最熱情的教學生涯，也是我開始接觸原住民孩子的第一站。

奠定教育的初衷

南和國小是一所學生幾乎清一色是排灣族的原住民小學。剛畢業的我，在沒有交通工具的情形下，選擇租下校門口對面部落族人的房子，一來方便上下班，二來能近距離接觸部落的生活。從進入這所學校到調離，一晃眼就是4年的時光，盼望的是孩子們除了知識的建構能與外面的社會競爭之外，更重要的是認同自己的文化、以自己身為排灣族的獨特性為傲，變得更有自信。而這樣的想法也是我至今堅定不移的教育理念。

在這所學校服務期間，歷經兩任校長，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盧校長，他非常重視文化認同，雖然他非原住民，卻極力推動「山林詩歌選」的背誦，也就是每週選擇原住民作家所寫的詩詞或文章要求孩子們背誦。因為他認為原住民孩子應該背誦「山林詩歌選」，就如同平地人孩子背誦「唐詩三百首」一樣，除了具有文化認同的意義之外，更是尊重多元文化的具體展現。這樣的理念深深地影響我，也帶給當時任職該校的原住民教師一大震撼。

婚後調動到台東縣

調來第二所學校是教書第五年的事。排灣族是兩性平等的社會，家族的財產、權利由長嗣繼承，所以不管身為長子或長女皆有繼承的權利。而我就是所謂的排灣族長嗣，父母希望外子能入贅，因為父親及外公都是遵循文化而入贅，然而，外子雖也是排灣族，但外子為獨子，又受平地文化影響至深，所以在一場文化理念的拉鋸戰中，最後的結局是我嫁給外子，成為南排灣嫁入東排灣的媳婦。這是我所認為最好的結果：世



面對同族的孩子，總是備感親切。



一方面教導孩子們異文化的知識，一方面又要承襲即將逝落的文化，使原住民教師面臨了極大的矛盾。

世代代都為排灣族。

因為結婚，來到第二所學校，當時在屏東填寫縣外調動時，就是以此校為第一志願，它是位於台東縣最南端的學校（安朔國小），也是學生幾乎都是排灣族的小學，更特別的是，這所學校的學區內最主要部落就是我外公的故鄉。調到這所學校，才發現跟我有血緣關係或姻親關係的親戚還真不少，所以如果說我在第一所學校感受到的是同族的朋友關係，那麼在這裡我感受到的則是血濃於水的親人關係，或許也因為如此，在這裡有了安定的感覺，在第二所學校一待就是11個年頭。

家庭與職場之間

這11個年頭，遇到了許多的人生轉折。剛開始的兩三年除了要適應東西部因地域不同而觀念不同的差異，另一方面因連兩年生了兩個兒子，

師院畢業之後，如願分發到屏東縣來義鄉，展開我接觸原住民孩子的第一站。我選擇租下校門口對面部落族人的房子，一來方便上下班，二來能近距離接觸部落的生活。盼望孩子們除了知識的建構能與外面的社會競爭之外，更重要的是認同自己的文化、以自身為排灣族的獨特性為傲，變得更有自信。



在母親、教師、媳婦及妻子的角色中打轉，開始陷入漫無目的的狀態，當教學熱情漸漸陷入瓶頸之時，忽然有個聲音告訴我，不如參加主任甄試吧！讓自己進入另一個教育領域，嘗試不同的工作思維，跳脫泥淖。當我正式脫離第一線教學者的角色而跳到幕後行政支援的工作時，有一種脫胎換骨的感覺，或許是新鮮感使然，那股漸漸消失的熱情，竟在一夕之間又通通回來了。擔任總務主任期間，雖然自認為沒有什麼豐功偉業，但讓我最值得驕傲的是設置了原住民族教育資源教室，也因此完成了有關排灣族民族教育的論文，整個過程讓我更深刻體會到，探尋自身文化才能還原文化本來的面貌。

學校特色與革命情感

這所學校，在地原住民教師占很高的比例。在學校的歷史中，從學校的經營者到教育的執行



每當別人勸我調到市區學校時，我總說這樣剛剛好。因為我很清楚，我既因原住民身分而保送師院，不就是要以教育本族孩子為最重要的責任嗎？或許我們都曾因為任何原因而短暫喪失教育的熱誠，但請看看孩子向你渴求的無邪眼神吧！你會知道答案就在那裡！



者，絕大多數同為排灣族，在台東縣所有原住民學校中，可算是唯一同族原住民教師最多之學校，有其獨特性。11年間歷經兩位本地排灣族校長，他們除了重視孩子們基本學力的提升，更著眼於原住民族教育活動的推展，再加上中生代教師積極推動發展在地排灣族文化活動，所以激盪出新生代原住民教師開始省思自己應肩負起民族教育的責任，並從肩負的責任中開始找回自我、肯定自我。我非常享受這11年間與同事們的革命情感。

八八風災的驚恐回憶

2009年，還記得颱風來得很詭異，風不大，雨卻下個不停，下得連歷經多次風雨的老人家都有些侷促不安，果真在8月8日到9日連兩天，雨似天空破了大洞般毫不留情地直洩而下，接下來

便是土石流從部落上頭滾滾而來，吞噬了部落最上排的住宅，所有人衝出家門倉皇而逃，我開車載著年幼的兩個孩子，告訴孩子我們將殺出重圍，在心裡數到三後，加速開過眼前已出現層層黃色土石的路面，到達村外南迴台9縣的道路上等待，這一等待就到凌晨1點多，直到老人家因久坐車上而腳麻才決定回家，一到家，在白天經歷的恐怖感不自覺油然而生，所以即使到了家，心中的不安還是久久不能平復。這一場大雨，下出部落的驚恐，也下出了自己最不可能的決定：搬到台東市區，與外子同住共處。

風災後的購屋與調動

在沒有外力的影響下，做一個決定是非常困難的。想要讓孩子與因工作關係已9年未曾同住的父親共處的想法原本只是個念頭，也因只是個



原住民族教育活動的推展，可以讓新生代原住民教師從責任中找回自我。



教導學生製作排灣族傳統美食。

念頭，所以久久無法下定決心。直到八八風災改變了部落原本的樣貌而強化了在外購屋的想法。

隨著遷徙，工作地點自然而然成為第二個要思考的問題。原本以為會在第二所學校退休，但人生充滿驚奇，已近不惑之年的我，竟然還要面臨調動的問題，所幸這次調動也如願進入了排灣族地區學校。婆家離台東市區大約1小時的車程，新學校則位處婆家與台東市中間，如我所願在屬於排灣族區域的學校繼續服務，又能兼顧家庭，我想這正是最理想的狀態吧！

選擇市區近郊的房子，除了貪戀房子前有著如同故鄉一樣美麗的山川景色之外，還發現在這個設有警衛的小型社區裡也住著與我工作性質相似的原住民朋友。我總覺得「月是故鄉圓」，即使因為某些特殊因素必須搬離部落來到市區，心中總是掛念著部落，在這裡的一切得照文明的規矩，而在故鄉的生活才是最自在愜意的。

學校與住家的距離

每當別人認為我現在的學校離市區仍需30分

鐘車程，尚遠，而勸我調到市區學校時，我總說這樣剛剛好，因為我很清楚，我既因原住民身分而保送師院，不就是要以教育本族孩子為最重要的責任嗎？未來是否會再調動，我已不再做斬釘截鐵的肯定，但唯一我相信的是，教育原住民孩子，我們原住民教師責無旁貸，或許我們都曾因為任何原因而短暫喪失教育的熱誠，但請看看孩子向你渴求的無邪眼神吧！你會知道答案就在那裡！

18年來，在教育原住民孩子的過程中，不但感受到孩子們的開朗及天真，內心更深刻體認到，部落需要被關愛，除了孩子之外，大人及老人也需要。當部落文化只剩斑駁的痕跡，再面臨異文化的刺激，原住民要自信地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有尊嚴地呼吸，需要多大的勇氣；而我們在教著孩子們異文化的知識，又要承襲即將逝落的文化時，是面臨多大的矛盾呢！或許我們永遠跟不上教育家思維的瞬息萬變，但我們知道，教育的本質在哪裡，教育熱誠的初衷就在哪裡。◆



松淑惠

排灣族，屏東縣獅子鄉獅子村人，大龜文王國後裔，族名 lusapayang zinuwai，夫婿為台東縣大武鄉大鳥村排灣族人。屏東師院初等教育系、台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畢業，於研究所完成「排灣族學校實施民族教育」的個案研究。現任台東縣金峰鄉介達國小教師。重視學校民族教育的發展與實踐。